

浴城往事

也落成往事

申松岳◎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洛城往事

申松岳◎著

也落成往事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城往事也落成往事/申松岳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006-8381-0

I.洛… II.申…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14336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64034349 营销中心电话:(010)84039659

三河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17.75印张 4插页 215千字

2008年8月北京第1版 2008年8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28.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序 言

读完《洛》初稿的最后一个段落,是在早上5点多。

窗外的一切在薄薄的青色中轮廓逐渐清晰,Simon站在候机大厅的背影带着他所有的故事在脑海中慢慢沉淀,一种久违的感动伴随类似失重般的感觉悄然而至,恍惚间觉得,自己像是刚从很远的地方回来,奔走了一夜,却不疲惫,也没有睡意,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

我平时没有抽烟的习惯,但每逢酒后微醉之时,总想点上那么一支。作为小说,《洛城往事》虽算不上是酒,却已经有了度数,而这一切源自一种纯粹的真实。

像很多好看的小说一样,《洛城往事》里有鲜活丰满的人物,有跌宕起伏的故事,但这一切所构成的,却不是故事,或者说,整本小说并不是在讲一个单纯的故事,而是在展现一种真实存在的生活状态和氛围,这一切有着强烈的质感,不能用三言两语概括,更无法归类。这部看似描写中国移民海外经历的书,如果要概括其内容,看似非常容易,但无论怎么概括,都必定是片面的。

日记与故事的穿插,现实与往事的闪回,在15万字中平缓流畅地编织着一种节奏。在这种节奏中,希望与失意只有一步之遥,欢乐与痛苦就在转瞬之间。而距离,在《洛城往事》中无处不在,地理的距离、时间的距

离、情感的距离、观念的距离、价值的距离……当某一种距离看似变得荡然无存时,另一种距离却在无形中阻隔了一切。就在亲情、爱情、梦想、希望交替着登场,在一个又一个的距离间游离徘徊时,生活——清晰得触目惊心。

没错,在《洛城往事》中,生活显现出了太多令人“触目惊心”的一面,就像Simon身上的伤口般,安静而真实地存在着,无法回避。一切就在看似波澜不惊的相遇与分别、到来与离去间展开着,而无奈与悲怆却在瞬间变得撕心裂肺。当Simon走在南加州烈日烘烤的路面上、回到满天繁星下的“梦中花园”里、坐在北京冬夜的长安街边、站在开普敦的情人坡上……我的阅读速度无论如何也提不起来,一种难以名状的真实与细腻,几乎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迫感。在那一幕幕因距离而惆怅、因距离而美妙、因距离而永恒的瞬间,只有一种距离变得若有若无,那就是我与这部书的距离。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深度的带入、强烈的共鸣,使我在阅读中一度失去了“旁观者清”的冷静,不可收拾地陷入了一种彷徨,可当整部《洛城往事》落下帷幕的时候,我才明白,落成的往事,正是未来的开始,当Simon拎起行李走向候机厅的出口的那一刻,开始与结束的界定已经无关紧要,一切的不安、绝望、悲伤,在最后化成了营养,在天亮之后变成了力量,变成了勇气。正如顾城曾经在诗中写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洛城归来,已是清晨。

挚友 刘以瑞

目 录

- 「第一章」热么？冷么？—— 001
- 「第二章」贼—— 039
- 「第三章」capuccino—— 089
- 「第四章」骗子—— 137
- 「第五章」绿卡和美军—— 187
- 「第六章」最终的最终—— 239



『第一章』 冷么？热么？

“黑暗把他融化了，他可以愤怒，可以哭泣，也可以回忆。”



日记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这儿一个多星期了，今天我去找了找工作……还有今天罗马的新教皇选出来了……

林剑砢将日记本合拢，算是结束了他在洛山矶的第十天。

“哦！谢谢了，谢谢了……是吗？那成！……”

林剑砢：“妈，谁呀？”

林母放下电话回过头：“没谁！Peter 他妹妹。”

林剑砢：“嘛事儿？”

“她说，帮你找了一份工作……说是文秘……”

林剑砢略微迟疑：“文秘？我一大男人干文秘？……我英文不行……”

林母略微迟疑了一会儿：“咱不是在南非已经学了一年多了吗？儿子！”

林剑砢没有马上答话，沉默了好半天才说：“我还是觉得应付不了……这样吧，妈！我待会儿再到街上看看有没有餐馆的工作，我觉得那还对付的了，而且有小费，挣得肯定比文秘多。”

林剑砢很怕提起南非，他觉得对不起妈妈，自己在那儿待了一年，花了不少钱，可英文却没有多大进步……为了逃避妈妈的追问，也为了尽快找到工作，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说了一句“我现在就出去转转”，推门出去了。

林剑砢一个人走在 San bernardino 县的大街上,天渐渐黑了,他下意识地翻了一下裤兜,想拿手机看时间,但又自嘲地笑了,这里不是开普敦也不是北京,他还没有手机,没有钱买,也没有钱交话费。天真的黑了,妖艳的小风如一个幽灵的嘴唇一般在他全身轻轻地吻着,林剑砢不自觉地用赤裸的双臂抱住自己的短袖上衣。

San bernardino 县位于洛山矶的东边,是一个典型的美国西部小镇。在美国,“小镇”的概念和国内有着本质的区别,这里的小镇没有乡间小路,没有下地的牛,更没有一群一群扛着锄头的农民,有的是平坦的公路和高速公路,一间间形式各异而又宽敞整洁的独立 house,在每个独立 house 的门口都会有一片绿地种着五颜六色的花草。当然这些也和 house 后院的花园以及游泳池一样是主人的私产。

美国西部地广人稀,公共交通不便发展,私家车成了人们出门的首选,几乎人手一辆。街上的行人实在少得可怜,只有汽车的轰鸣喧嚣着傍晚的宁静。林剑砢抱着自己的双肩独自沿着 acoabal 路向北走着,两旁独立 house 里的狗时不时会把头突然探出大约两米高的墙向他狂吠,吓得小伙子直往后退。走了有 30 分钟吧,迎面的路就是著名的 foothill 了,这是一条横跨美国的路,也叫 66 号公路,它的历史很古老,而现在随着高速公路的兴起,它也失去了当年的风采,没落成了一条一般的中等街道。它不太宽,中线的两旁各有两条车道,但如果你从 acoabal 走下来还是会有豁然开朗之感。

林剑砢站在十字路口,左右望了望,觉得西面的灯火仿佛更强一点,也显得更繁华一些,便沿着 foothill 向西走去了。穿过了几个两层的小建筑和他们门口的停车场,他突然看见一个发着白光的广告牌,上面用蓝色写着一个中文字——“建”,在这个广告牌的南侧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十分精致的小白房子,白白的墙,低低的屋檐四角向上翘着,一排白炽灯把屋

檐下的入口照得十分明亮。林剑砢走进一看，广告牌的背面写着一行字——“ken`restrant”——这是一个日本餐厅，他推门走了进去，还不容多想左手边柜台上的一个阿姨就热情地问候起来。

“Hi, how are you? How many for you?”

“Do you speak chinese?”

林剑砢所答非所问地回答道。阿姨用看上去有点奇怪的表情微微反应了一下，回答道：“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我想找份工作。”林剑砢一边回答一边上下打量着这个阿姨。

阿姨停顿了一秒好像在考虑什么，又微笑着说：“哦！你等等”，说罢离开了柜台走进了一扇小门。这个餐厅不大，大门的左右各有两个寿司吧，后面是八九张桌子和两张长沙发，这就是所有的营业面积了。虽然不大但却很讲究，红地毯铺地，吧台也是纯铜的，看上去金灿灿，想必一定价格不菲。刚刚的那个阿姨回来了，身后还跟着另一个40多岁的女人，她很客气地上前搭话：“hi，你好呀！”

林剑砢：“您好。”

女人说着一口正宗的台湾国语，微笑着问道：“你英文怎么样？”

林剑砢：“我虽然刚到美国，但我去过南非一年，我想当个服务生应该还是没问题的吧！”

“噢！那把电话留下吧！因为老板今天不在，等他回来我和他说，对了！你是要做全工还是半工呀？”女人一脸happy的模样看着林剑砢。

“都可以。”

女人：“你不用上学吗？”

林剑砢有点不好意思，他压低了声音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刚来美国……经济上有点……所以……”

女人见他吞吞吐吐已经了解了个大概,欢快地接过了话茬:“太好了!你知道吗?我们正缺人。老板回来会给你打电话的!你是一个人在这边吗?”

林剑神:“不是,我家里人也在!我是新移民不是留学生。”

女人:“那你有社安号吗?”

林剑神:“我的绿卡正在办理中,暂时还没,不过会有的!而且很快!”

女人边听边递过一张纸示意留下电话,林剑神伸手接了过来。

女人:“那你怎么称呼呢?”

林剑神:“我叫林剑神,英文名叫 Simon。”Simon 这个名字是林剑神的继父 Peter 来北京时给他取的,他在南非时叫 William。“您呢?”他写好了电话又递了回去。

女人:“叫我 Lin 阿姨。刚才的那个叫 Lily,也是你们大陆来的。”

从餐厅回到家里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Peter 从不等人,特别是吃饭,今天也不例外。林母见儿子回来了,连忙奔进厨房去给他热饭热菜,不大一会儿一切都弄好了,她坐在一旁看着他吃:“儿子,明天咱们去办社安号吧。”

Simon 正要提这事儿,见妈妈先说了,非常痛快地回答:“成!应该快点办!”

日记

今天我和妈妈去了“社会安全办公室”,好远!真是运气死了,这么远的地方竟然有 bus 可以通!不过,在洛山矶没有车可真难!……好不容易到了那儿,他们却说要先去移民局,说什么要先填完 I-765 表再来……总之白跑一趟!唉……”

所谓“社安号”其实是一个代表税务权的号码,在美国每个人都需要。有了它,你才可以受劳动法保护;才可以正常纳税;可以享受最低工资待遇(不论是谁,只要雇你每小时至少要付 7.25 美元)。但如果没有它,那也就是说你属于非法打工也就是华侨们经常说的“打黑工”,那你的一切就要听老板的了,他说给多少就是多少。因为没人保护你!这就是为什么南加州有很多非法入境的人日夜劳动却只能过着美国最底层的生活。

Simon 这几天以来一直都为工作和社安号的事发愁,看来真的要等移民局的消息了,可是那帮人办事是很慢的。他有点奇怪,为什么餐馆不来电话呢?自己没有社安号也可以先干着,边干边等嘛!

这天他正在家里无聊地看着电视,林母依旧在洗衣机和厨房之间忙碌着,Peter 上班去了。吱……门轻轻地被推开,Simon 回头一看可乐坏了,是 Peter 的女儿 Beini 回来了。Simon 和她其实不熟,只是在来美国的那天见过一面,知道她在圣地亚哥当兵不常回家,仅此而已。可今天 Simon 实在是太无聊了,见到她回来了真的很高兴,Beini 有车,可以带他出去逛逛,不至于再像平常那样吃饱等死混天黑了!

“姐姐回来了!”话一出口他自己都觉得有点恶心,怎么叫得那么亲切?真假!

Beini:“是呀!弟弟,今天军队放假,我就回来了,再说,你们也是刚过来!我应该常来看看你们。阿姨好!”

林母放下手里的活儿:“回来了!这天真热,你从那回来得开四个小时吧?”

Beini:“哦,我开得快!不用那么长。”

Simon:“姐姐,我快郁闷死了,待在家里真没劲!带我出去遛遛吧!”

Beini:“好呀!你想去哪儿?”

Simon:“去咖啡厅吧!”

晚上6点以后10号高速公路上的车很少,Beini的红色小丰田迎着落日一路飞奔着,此时的太阳就像被浸在冷水里的炼玉,正用它最后的余晖顽强地抵抗着不可阻挡的黑暗。夜无边无际地来了,远处山顶上黄豆大小的星星把乌云一层层剥去又成群结队地在天空中排开,宛如一条流淌的河。Simon坐在Beini的副驾上慢慢闭上了眼睛……

日记

今天我起晚了,早上给哥哥打了个电话,想问问有关秋天的消息,但是不知怎的又没问。昨天Peter的女儿回来了,我们去了书店,她请我喝了coffe。虽然ice latter好像是爱尔兰咖啡的一种,很美很冰,但我还是只要了一杯cabqino。我给她讲了一个关于爱尔兰咖啡的故事。

从前在西雅图有一个机场,机场里有一个小酒吧,酒吧的调酒师爱上了一位美丽的空姐。空姐很忙,她只会在每次飞行的间歇来到机场的小酒吧——通常已经是午夜两点多,由于她从不喝酒,每回到那儿也只是要一杯咖啡,所以调酒师只能远远地望着自己的爱人。过了一段日子聪明的调酒师终于想出了对策,他在空姐的咖啡里加上了浓浓的威士忌,空姐觉得很香很好喝,就走到吧台去寻找制作咖啡的调酒师,于是便有了美国风味的爱尔兰咖啡。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空姐喝着调酒师为她调制的爱尔兰咖啡。终于有一天空姐老了,要退休了。那天是她最后一次到酒吧,她还像往常一样点了爱尔兰咖啡,调酒师什么也没说,只是在调制的时候不小心把两颗眼泪滴进了杯里。那晚的咖啡格外醉人,美得让人有点失魂落魄,但空姐还是走了。此后的许多年里,很多店也开始卖爱尔兰咖啡,但空姐却怎么也找不回那一晚的两颗泪水。

秋天,我想你,刚才我在洗澡的时候,突然幻想起多年以后我们又在那个starbacks(星巴克)见面了。是呀!我是多希望它能成真!我会努力的!

为了那一天，我会等你！我想那天应该是我们认识的第十年。我会的！

鱼水对白。

鱼：“你永远也看不见我流泪，因为我在水里”。

水：“我总能看见你流泪，因为你在我心里……”

——村上春树

又过了几天，Simon 接到餐馆打来的电话，他去了，当天就上班了，干了一天便很快认识到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家庭店”。老板娘是一个台湾人，那天和 Simon 交谈的 Lin 是她的妹妹，寿司吧 A 台的厨师是 Lin 的老公也是老板娘的妹夫，寿司吧 B 台的厨师就是整间餐厅的老板——日本人 ken。那天接待 Simon 的阿姨叫 Lily，是个上海人，已经在店里干了 5 年，另外还有几个留学生在这儿做半工赚点零花儿，后厨全是“老墨”（海外中国人对来美打工的墨西哥人的一种歧视性称呼），他们不怎么会说英语也不屑和中国人多说话，打工赚钱而已。

“李智！过来！新来了你一个老乡，也是北京的，昨天你没班，没见到。”

Lily 招呼一个男孩走了过来，他不高，很瘦，文质彬彬的。

Simon：“北京的？”

李智：“对。”

Simon：“哪个区的？”

李智：“海淀的，你呢？”

Simon：“宣武的。菜市口儿。”

李智：“谭嗣同就是在你们家门口被杀的？”

Simon：“是。我们家祖宗想救他来的，结果头天喝多了没去。”北京人见面就斗贫的个性怕是到了月球也要维持下去。

工作结束了,Simon 累得精疲力竭,看了一下表已经 9 点半了。老板娘告诉 Simon 每个小时他挣 5 块钱,因为是试工期,所以不拿小费,等什么时候她觉得合适了就给他小费。从早上 10 点到下午 9 点算是他的工作时间。可是客人们才不会因为你要下班而在 9 点钟准时离开呢,而多出来的时间老板是不付的,这就是日本人做生意的方式,能抠一点就决不放过,哪怕这样并不合理。你不是没有社安号吗?那别怪我!我让你做多久你就做多久,钱我说给就给,我说不给就不给,有本事你走呀!

Simon 推开餐厅的后门有一种释放的感觉。

“张凯!”他叫住一个同在这里打工的留学生。他刚刚从李智那里知道,张凯住的地方和自己家很近,所以他想让张凯顺路把自己带回家。昨天他下班也是很晚,给 Peter 打了个电话,结果回家的路上人家的脸拉得很长。Simon 再也不想求他了。

日记

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时间是多么宝贵呀!我应该多读书多练练英文,多挣点钱儿,为以后的事做点准备。

秋天,你是我最深爱的人,你有天使的容颜和美丽的嘴唇,我心中的女孩儿,让我再看你一眼吧!因为这一眼可能已经是多年以后。让我再见面吧!因为这一面或许是一个世纪之前。就算我现在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尽头——繁华的美国,我还是没变!

Simon 已经步行上班一个礼拜了。

加州是一个大沙漠。真的很佩服美国人,他们用了两百年不到就让这个本来寸草不生的鬼地方变成了美国最富有的州,也许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州。可天气依旧和别的沙漠没什么差别,昼夜温差大,太阳足以晒死

人。这点 Simon 已经体验得真真切切。

“唉！啊哟！唉！”

这天是周四,Simon 喘着粗气一边吆喝着一边解放了似的闯进店里。空调是谁发明的?绝对是一高人!Simon 一屁股坐在一张椅子上想喘口气,可臀部刚刚沾上凳子汗还没出来呢,就有一个“老裹”操着一口不太正宗的台湾腔对他吵吵起来:“喂!听到没有?我在讲你!你不晓得 11 点就要开门啦?快去做事!”

现在才 9 点半,开门要在 11 点呢,况且也没到工作时间。

Simon 扫视了那声音一眼,要是在北京,大嘴巴早抽上丫了!

马来鸡看见他瞅自己,声音更大了,“你瞧什么!去做事!”

Simon 陪了个笑脸起身去后厨帮忙去了。

Lin 的老公是马来西亚华人,沾了 Lin 的光儿来到美国,由于为人苛刻,按北京话儿说就是“鸡”,所以这儿的人都叫他“马来鸡”,Simon 从没听过他的真名,连英文名也没有,他的名字已经在很久以前随着这个既顺口又形象的绰号消失了。当然大家不会当着他的面这么叫,但也不是什么好称呼。这儿所有的留学生当面都叫他“鼠贼”,此音源于台湾口音的国语“叔叔”。Lily 叫他“大厨”,Lin 喊他“老公”,而老板夫妇几乎不怎么理他。据张凯说,老板并不太喜欢他的这位小姨夫。在 Simon 工作的这一个礼拜中,马来鸡是“白眼儿”的慷慨给予者。他长得很瘦,水蛇腰儿,但是眼睛贼大并且向外凸出着,在那副流行于八十年代的老近视镜的衬托下显得非常狡诈。他的脑袋比甜瓜大不了多少可下颌却很长,大有无限延伸之势。咳!也就是俗话说的“瓦刀脸”,从侧面看上去俨然一把土耳其弯刀。可以想象,他穿上稀松的和服,头上再加一条“膏药旗”绷带,会是怎么个欠揍形。

Simon 在后厨帮完忙儿,又回到前面,看见张凯正坐在长沙发上折纸